百岁老人史小园

□张存

百姓故事

骆驼桥边上有一幢老宅，叫翁立房，现在改叫翁璞卿宅。据说以前是旅馆，还做过戏院。

这房子有七十年了，在当年分上梁馒头的时候，有一位做豆腐的后生也结婚了。过了七十年，骆驼桥的古朴、翁立房的典雅、中大河的静谧都还在，只是多了一份历史的沧桑和厚重。当年，豆腐坊刚结婚的后生还在呢，100岁了。

四月的一天，我推开了龙港弄8号的门，见到了这位叫史小园的百岁老人。老人似乎有点紧张。他的女儿告诉我，听说有人要来采写他，就想上厕所。老了老了，就成了孩子。

这院子不大，却很干净，看得出来是经常有人打扫的。阳光透过树叶，漏下几点光影，斑驳地投在青石板上，如同万花筒的景象。角落里有两只水缸，里面是满的。主人就用这水洗衣服、淘米，生活随着水声流淌。

我在一张圆桌前坐下来。墙上是老人的一些照片，近照、九十岁做寿照、搓麻将时的照片，还有家族成员的合影。好幸福的老人！

老人出来了，修长的身子，匀称的五官，眼神清亮，并无垂垂老矣之态。“我是从象山过来的”，这是老人的开场白。往事的梳理，也由此开始了。

史小园在8岁那年，父亲去世了。他只读了一个学期便辍学了，到地主家放牛。

到他十几岁的时候，有人介绍到乡里的豆腐坊学手艺，做豆腐、香干。俗话说，天下三样苦：撑船、打铁、磨豆腐。做豆腐，起早贪黑很辛苦的。史小园倒是个能吃苦的人。天不亮就起来，烧火、点卤，走街串巷地去卖。日子就这样在石磨的推拉中，一天天过去。

16岁的时候，史小园离开了象山到了宁波，又辗转到了骆驼。他的同乡王金标在骆驼桥边开了间豆腐店。史小园手艺好，又是老板的老乡，就在王老板的店里当了伙计。

王老板很器重他，史小园也就将老板当作了亲人，做事也特别上心。在他29岁那年，王老板帮他介绍了一位团桥的姑娘，她叫刘秀玲，小他九岁。姑娘跟了他，给他生了四个儿女，一起过了七十年。

当年办了十几桌酒，都是王老板出的钱。史小园对他心存感激。龙港弄8号，原是王老板和史小园一起住的，后来就成了史小园的家。

1957年，豆腐坊公私合营，成了骆驼饭店。史小园当了那里的掌勺。他学得很快，没多久就掌握了红案和白案的手艺。早上发面做馒头、包子；中午上墩头切菜，上灶炒菜。那时的饭店里有16张桌子，几乎天天爆满，生意很好。炒三鲜、青鱼甩水、东坡肉、宁式鳝丝、糖醋排骨，这是当时的一些名菜，很受顾客的欢迎。史小园的糖醋排骨最为拿手，家中的孩子几十年后回忆起来，依旧对这道美味记忆犹新。

1962年，饭店人员精简，史小园被下放到长石公社米厂工作。由于超负荷的工作，他得了肺气肿，落下了慢性支气管炎的后遗症。也许是身体上的原因，他去了一年半之后，又回到了骆驼饭店。

史小园是1978年退休的。我在他靠床的墙上，见到过这张“光荣退休”的奖状。他很珍惜，一直挂着。退休后，单位又返聘他做指导师傅，帮着带学生。他没有推辞，尽心尽力地带出了一批徒弟。直到他七十岁那年，才离开了那个地方。

史小园的儿子在附近开了家糕团点，他就去帮忙。做青团、油包、蒸团，都是他稔熟的手艺活，做起来驾轻就熟。那时他真是有使不完的劲，几十只一笼的油包、馒头，搬上搬下，一点也不觉得累。他做这些，没有报酬，却是他乐意的。这既能缓解他的寂寞，又能为子女做力所能及的事，尽一个父亲的责任，也算是两全其美吧。

史小园到了九十岁，儿子怕他万一有什么闪失，作为长子不好同弟妹和母亲交代，就毅然关了店门。老爷子回到了家中，真正赋闲了。

史小园以前是抽烟的，有了气管炎就戒了。天气好，就在门口晒晒太阳，和左邻右舍的老街坊唠唠嗑。子女晚辈们也常过来看他，陪他一起吃饭聊家常，其乐融融。他不识字，平时就看电视。喜欢看拳击、摔跤、动物世界、贾军讲大道这些节目。

70岁那年，他在后院种了一株柚子树。当时筷子粗细，现在已经有碗口粗了。这棵柚子树长势很好，叶子茂盛，每年都会结几十个柚子。秋天的时候，树上金玉满堂，特别喜庆。

老人在生活上是没有后顾之忧的。2017年1月开始，已经在拿1500元的政府老年补贴了，加上退休金，他每月6000多元呢。儿女也孝顺，早上去买老三样：大饼油条豆浆。中午荤素搭配：倭豆、蚕豆、鲳鱼、咸菜汤。他每餐喝半两高粱酒，这个习惯，几十年雷打不动。

家人说，老人之所以长寿，一是他心态好与世无争本分做人；二是他勤劳朴实；三是他以前做豆腐，对豆浆有感情，喝了一辈子。

老人和我讲过一句话：树老根不老，人老心不老。他的不服老是纯粹的。他生于1917年的农历腊月，一个世纪的光阴流走了，平淡而从容。老人说，和他共事的那些老家伙都走了，只有他了。他有点失落，但很快就平静了。到了这个年纪，还有什么不能放下呢。我笑着和老人合了一张影。他坐在藤椅上，身后是百年的老宅，很应景。

夏至回头

□潘玉毅

对于北回归线及其以北地区来说，夏至是一年中正午太阳高度最高的地方。俗话说，日长长不过夏至，日短短不过冬至。夏至这一日，白昼最长而夜晚最短。当时间的车轮碾过夏至，再向前驶去，白昼的时间会慢慢地缩减，到冬至日短至极点，感觉就像走了回头路，故云“回头”。

夏至时节，回头的不只有时间，还有风雨。中唐时期著名诗人刘禹锡曾为我们留下两个句子：“东边日出西边雨，道是无晴却有晴。”诗句里呈现的正是夏日下阵雨的既视感——相邻的两座山或者两条路，东边下着雨，西边却是艳阳天，仿佛来自东边的雨下着下着，发现自己并不是很受欢迎，就自觉地停住了脚步，待其回头时，天际处常能看到一条七色彩虹，一如其羞赧的表情。

当然，夏至回头的也不只有风雨，还有人。民谚有云：“春困秋乏夏打盹。”夏至的风一吹，仿佛瞌睡虫在脸上爬过，整个人立时就变得没精打采的，常常走两步路忽然就不想走了。同时疲乏的还有人的体重，因为天气的关系，夏至前后的一段时间，人们常感食欲不振，对吃的东西提不起兴趣来，俗称“苦夏”。口中吃的食物少了，体重自然就“回头”了。

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的特色，这特色保存得久了便成习俗。据《礼记》等书记载，早在西周时期，人们便已开始选择在夏至日进行祭祀，以祈求平安，远离疫疠和饥荒。可以说，夏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也承载着古人的许多美好愿望。

每个地方亦有每个地方的美食，北方的习俗是冬至吃饺子，夏至吃面，且以凉面条为主。南方则有不少水果于这时成熟，桃、梨、龙眼、荔枝、西瓜，而在我的家乡慈溪，杨梅是当之无愧的水果之王。“冬红杨梅挂篮头，夏至杨梅满山红。”这两句话的意思是说，端午节一到，你就可以拎着篮子去山上采摘尝鲜了，但真正好吃要到夏至前后，漫山遍野闪红烁紫，都是熟透了的杨梅，叫人垂涎欲滴。

杨梅好吃，胜过闽广荔枝、西凉葡萄，这是宋代的吃货学者苏轼说的。而人们对于杨梅的喜爱，千百年来从未改变。每当杨梅成熟时，我们那个平日里人影稀疏的小村庄，顷刻间就会汇聚来自海内外的众多宾朋，人数之众，几度让交通陷入瘫痪。这些人都是奔着杨梅而来的，虽然路上堵得慌，却从不轻言回头，由此足见杨梅的魅力之大。

“夜半惊岚偃旗旌，朝闻远鸦方初醒。狸奴几下偷翻书，何时听得蟾蜍鸣？”细想来，夏至这个节气当真是怪有意思的，该看书的不看书，一颗心都叫屋外的鸣蝉偷了去，而不识字的狸花猫却躲在茶几下偷偷地翻起了书。两相比较，人真应该觉得惭愧。

“劝君莫惜金缕衣，劝君惜取少年时。”夏至离期末考不远，平日里惯于耍乐的中学生、小学生们到此时都该收收心了，不然难以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；那些在外求学的大学生考完试，也要准备放暑假了，而夏至的作用似乎是为了提醒这些人，放假了，买张车票回家看看，不要在外逗留太久。不知道这样的解释是否牵强？但夏至给人的感觉正是如此。

总第6508期 配图 汤青 投稿邮箱：essay@cnnb.com.cn

社址/宁波市宁东路901号 广告部电话/87348429 发行咨询电话/87685669 87682340 定价/每月30元 零售/每份1元 邮发代号/31—84
印刷/宁波报业印刷发展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/素豪律师事务所罗杰律师、胡力明律师 地址/光华路299弄研发园区C12四楼 电话/87298700 宁报集团职业道德投诉/87654321